

放風箏的

鄭絜心◎著

Girl

女孩



收回了風箏，
她的心也就踏實、安全了不少。
但這是否就是真愛，
就幸福了呢？

放風箏的

鄭絜心◎著

Girl

女孩



收回了風箏，
她的心也就踏實、安全了不少。
但這是否就是真愛，
就幸福了呢？

放風箏的女孩 / 鄭絜心著. --第一版. --臺北縣

中和市：大慶，2003[民92]

冊；公分. -- (White快樂窗；23)

ISBN 957-2094-91-2 (平裝)

857.63

92000488

White 快樂窗23

放風箏的女孩

作 者：鄭絜心

出 版 者：大慶出版社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員山路502號4F之3

電話：(02)2223-4172

傳真：(02)2221-0403

E-mail：da_ching@citymail.com.tw

總 經 銷：大河圖書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員山路502號4F之3

電話：(02)2226-9629

傳真：(02)2221-0403

劃撥：19567812（大河文化出版社）

初版一刷：2003年2月

定 價：180元

◎欲利用本書全部內容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大慶出版社
同意或書面授權。洽詢電話：（02）2223-4172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作者序」煙火的季節

冬末，聖誕節來臨，開始記掛起並思念起一些年輕。

接著，新曆年和農曆年也喚醒了展望未來的潛力。

情人節來臨，一切都顯得甜蜜，也在舊愛和新歡之間發現一點吊詭。

在這個煙火的季節裡，曾經掏空得一乾二淨的心，居然又飄回了一些已經說不出是什麼的感覺。

這本書是我寫作生涯的起點，創作時間約從八年前開始，那個時候，對愛情是無限忠誠的。

愛情是信仰，是上帝。

至今我仍然很清楚，當時的愛情觀有多麼決？多麼心誠意堅。在面對感情已冷然得不再年輕的今日，重新翻閱這本書，這裡面的每一篇故事仍然教我顫抖得無法自己。

這些是真愛的故事，有著不顧一切的率性，有著心和心緊緊相繫的磁場，



有著走過半生風雨依然要廝守的傻認真。我為這其中的每一個人感動哭泣，因為愛情是所有受苦情人的唯一答案。

「就算全世界都要把你否定，也不能讓我放棄你；就算我們的過去都沒有了證明，我依然守護你。」

如果，在年輕的時候，你的身邊有一個這樣的人，請你一定要守住他。因為你不會知道在放棄他了之後，你不能再那麼熱烈地愛上一個人。

不能被愛其實不算是最悲哀的事情，最悲哀的事情，應該是不能再去愛上別人，到那樣的時候，生命是無味的，只能夠在回憶裡憾恨。

不要讓你的愛和你所愛的人承受太多風霜，那樣，他的心和你的心都會老去。

在這個煙火的季節裡，僅以此書獻給所有還堅信愛情的人，以及所有還堅信愛情卻失去了勇氣的人。

盛夏的祈禱

放風箏的女孩

阿蘇

寂寞

他，他

阿曼

159 127 095 065 035 005



放風箏的

鄭絜心◎著

Girl

女孩



收回了風箏，
她的心也就踏實、安全了不少。
但這是否就是真愛，
就幸福了呢？

「作者序」煙火的季節

冬末，聖誕節來臨，開始記掛起並思念起一些年輕。

接著，新曆年和農曆年也喚醒了展望未來的潛力。

情人節來臨，一切都顯得甜蜜，也在舊愛和新歡之間發現一點吊詭。

在這個煙火的季節裡，曾經掏空得一乾二淨的心，居然又飄回了一些已經說不出是什麼的感覺。

這本書是我寫作生涯的起點，創作時間約從八年前開始，那個時候，對愛情是無限忠誠的。

愛情是信仰，是上帝。

至今我仍然很清楚，當時的愛情觀有多麼決？多麼心誠意堅。在面對感情已冷然得不再年輕的今日，重新翻閱這本書，這裡面的每一篇故事仍然教我顫抖得無法自己。

這些是真愛的故事，有著不顧一切的率性，有著心和心緊緊相繫的磁場，



有著走過半生風雨依然要廝守的傻認真。我為這其中的每一個人感動哭泣，因為愛情是所有受苦情人的唯一答案。

「就算全世界都要把你否定，也不能讓我放棄你；就算我們的過去都沒有了證明，我依然守護你。」

如果，在年輕的時候，你的身邊有一個這樣的人，請你一定要守住他。因為你不會知道在放棄他了之後，你不能再那麼熱烈地愛上一個人。

不能被愛其實不算是最悲哀的事情，最悲哀的事情，應該是不能再愛上別人，到那樣的時候，生命是無味的，只能夠在回憶裡憾恨。

不要讓你的愛和你所愛的人承受太多風霜，那樣，他的心和你的心都會老去。

在這個煙火的季節裡，僅以此書獻給所有還堅信愛情的人，以及所有還堅信愛情卻失去了勇氣的人。

盛夏的祈禱

放風箏的女孩

阿蘇

寂寞

他，他

阿曼

159 127 095 065 035 005



盛夏的祈禱

盛夏……。

甲蟲曾經遇見過夏天，

流蠅曾經遇見過新月……。

悲傷，

或者也可能遇見，

幸福。



(一)

1999，盛夏的台北街頭，寂寞點燃美麗。

那些穿著姘紫焉紅，綾羅絲綢的年輕女子一個一個在騎樓間穿梭來去，像舞動。在她們裙邊似蝴蝶的荷葉邊花在風中翻飛起舞，像是一朵朵流動在染上金花的淡灰色水面綠浮萍。在艷陽作弄似地炙曬下，這一朵一朵的花兒，毛細孔裡都滾出一顆顆晶瑩剔透的汗珠，順著沒有任何衣物遮蔽的粉頸、細白的肩膀、手臂，一路滑進了輕薄短小的肚兜裡，透出胸前和背濕得醞開成一片的水漬。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SEXY 的夏天。

夏芝潔是這城市水流裡的其中一朵花，在這些爭奇鬥豔的花叢之中，她顯然並不是最出色的那一朵。可是她有一張小巧白皙的瓜子臉蛋，臉蛋上搭配著精緻清秀的五官，再配上那靈玲瓏有緻的好身材，這樣稍加打扮，也是足夠夠吸引一堆採花蜂的注意了。其實，在這個滿街「塑膠花」的時代裡，還會有



誰會在乎女孩子是否是「天生麗質」呢？這四個字，就算是電視螢幕裡幾個被喊得出名字來的美女，恐怕也沒有幾個能有資格稱得上。

腳底下細高跟，粉紅色的涼鞋像一顆巨大的圓頭木釘頂著她的腳底，每走一步都砸著她的腳跟，而腦神經也不斷傳導給她「疼痛」的訊息。「一個腳步一個疼」——夏芝潔記起這個感覺，在童話故事書裡是遇過的：那是在人魚公主為了美麗的愛情取得一雙總是在刺痛的美麗雙腿之後……。但是，此時的夏芝潔彷彿根本接收不到神經傳導來的痛感，在她的臉上也找不出什麼表情。她挺直腰桿，不停步也不抬起頭，兀自地往前走著，可走要走到哪裡去，她心裡卻是沒有個底。

她偶爾瞥眼看著在她身旁流動的花——同她一樣頂著的是這年夏天招牌的離子燙直長髮，還有身穿一身粉色系的露肩、露背、露肚臍裝扮。他們的身上穿著如此飄逸的紗質長、短裙，腳底再踩著華麗調調的細高跟涼鞋，臉上勾畫出狐媚的濃妝……而就算是靈魂唯一的棲身之地眼神，彷彿也已經被那飄忽不定的虛榮和冷然，驅逐出境。

不需要太深刻的靈魂。有時候，太深刻的靈魂是一種折磨的來由。

然而，夏芝潔在這一身難以言盡的虛華裡，感到巨大的孤獨。那種感覺，就好像她是這些玫瑰花叢裡唯一一朵薔薇，雖然全然不相同，也找不到歸屬感，表面上卻被這群玫瑰和平地接納為同一族類。

從前一天晚上十點鐘到這一天下午，貼身的脂粉味一直令夏芝潔隱隱作嘔，還有一直在她胃裡攪拌的煙酒味也令她渾身不對勁。原本她是壓根兒不想喝酒的，誰知道那男人一直覺得她不夠放鬆、髒手髒腳的，堅持一定要她喝下那杯純 WHISKY 才行。他說，他一個晚上付了她一萬元，他可不想只是換來跟一個木頭親熱，那太划不來。她聽見這樣的羞辱，或是賭氣，或是不想再聽見那男人囉唆挑剔，乾脆一口氣喝下它。

當那一大口 WHISKY 順著喉嚨一路滑進食道，再滑進胃裡頭時，那燒灼的痛幾乎讓她以為她會死去。而身旁的男人看見她皺著眉頭地痛苦著，一點也不緊張，反而很有樂趣似地笑了，那笑臉在她暈頭轉向的眼裡逐漸散開、模糊。他急著把她摟進他的懷裡，把手伸進她薄如蟬翼的上衣裡，急著親吻快不能呼



吸的她……。

「妳的身材真好……。」他一邊親吻著她的嘴，一邊很陶醉地開始愛撫她，滿足且獸性地哼著。

「是嗎？」她聽著這麼猥褻的挑釁，只是麻木地冷笑。她問他：「值錢嗎？」

「那要看妳怎麼對我表現了，呵……。」他拍拍她的臉，怕她醉得太過睡著：「寶貝，妳知道吧？可別告訴我妳還不懂得怎麼服侍男人啊……。」

夏芝潔對他冷豔地笑著、笑著……。

和往常一樣，她一晚沒能睡，接近中午，十點半鐘，服務生打電話來問是否退房，男人起床，貪婪地還要一次，最後點交了十張千元大鈔給她，然後對著鏡子仔細打理自己差強人意的外型，收起笑容，抓起剩三分之一包的SEVEN，大搖大擺離開。

夏芝潔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賓館的氣味到處都是一樣的，瀰漫著不可言喻的迷離和傷感。直到十一點五十分，服務生又打電話上來確認一次，她才匆

匆起床穿好衣服離開這個房間。

其實她真的可以不必那麼急著離開那一家 HOTEL，她是應該衝進浴室裡，用蓮蓬頭沖上十分鐘熱水，再泡半個小時澡，然後癱在床上等著服務生接近中午十二點打電話上來催促退房。她很有理由該安心睡個好覺，睡著那種不會有人在她身邊突然偷襲她起床做愛的好覺。

然後離開這個地方，假設自己做了一場惡夢。遺忘。畢竟，面對殘酷的現實挑戰，勇敢的人可以選擇超越；而對於其他懦弱的人，自欺逃避則算是一種繼續生存之道。

然而，不是勇敢那一派的夏芝潔卻也沒選擇自欺。她甚至沒有進去沖澡就先行離開。面對這種糾纏不肯散去的污穢感，這個作法就好像是在傷口上灑鹽巴。或許她要的就是這種清晰的墮落感，唾棄自己一向自命清高的純潔；也許她想證明給自己看——她是這樣一個可以隨意跟男人上床的女人，所以並不用對失去崔志浩這第一個男人感到多大悲哀。

對於崔志浩，夏芝潔已經不想做任何挽回的努力，那只會令她一次比一次



更徹底見識到無愛的情人有多殘忍。她，再也不想以自己的肉身去測量崔志浩的殘忍指數有多高。

(二)

十九歲那一年，夏芝潔認識崔志浩。那時的她，長相清秀，氣質清純，思想更是單純。才剛脫離女子高中生活不久的她，對於異性所知不多，對崔志浩那樣魅力四射的男孩子更是招架不住。也或許是因為虛榮或貪玩、好奇心作祟的緣故……總之，她很快墜入愛河。

但這並非錯誤的開始。愛上一個「不適合自己」的人，應當是每個人一生中會有的一、兩次錯誤嘗試。夏芝潔錯在太高估自己的理性和成熟，太輕率允諾了初夜。

一夜之間，全變了。她發現自己再也忍受不了崔志浩的我行我素、來去自如的態度；她的妒火中燒，像一隻發狂的母獸，稍有差池就對崔志浩咆哮；她再也不是之前灑脫的她——他畢竟已將她帶進自己的生命、身體之中——她天